

海外观察

弗格森案折射美国族裔经济鸿沟痼疾

□金晓明

最近，美国密苏里州小城弗格森因黑人青年遭警察击毙成了美国舆论焦点，并引发全美大规模黑人抗议。很多海外观察者在分析这一事件时，都把美国种族问题归结于种族歧视的社会心理和执法过激、司法不公的政治现实。但其实，美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变化、族裔收入差距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事实上，弗格森已成为一个关于美国未来的隐喻，如果美国不能解决族裔间的经济鸿沟，那么这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存在“内爆”风险。

种族歧视批评者说，在这个黑人占总人口67%的小城，市长是白人，市议会6名议员都是白人，53名警察中50人是白人。

但在一个民主选举社会，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多数族裔没有将人口优势转化为选票优势。弗格森的地方选举投票率只有12%，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黑人放弃了投票权。究其原因，是黑人普遍贫困，受教育程度更低。

更重要的是，弗格森地方治理结构和当下人口结构的不匹配，更有其历史渊源：弗格森是一座快速“黑人化”的城市。1970年，弗格森99%的人口是白人；1990年，白人占比降至73.8%，黑人占比增加到25.1%；而到2010年白人成了少数，只占总人口的29.3%，黑人占到67%。

这种城市快速“黑人化”的现象在美国很普遍，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已经宣布破产的底特律市。

如果对比弗格森和底特律“黑人化”的时间，可以发现，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黑人人口快速增加比弗格森这样的小城更早。可以说底特律黑人人口增加是城市黑人化的第一波，而弗格森则是第二波，而其背后的推动力都是经济因素。

历史学家将第一波大城市黑人人口快速增加称为“大迁居”(Great Migration)运动。从上世纪初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北方城市能够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并且对黑人歧视更少，约有500万黑人从南方北上，进入城市居住。在这一轮运动中，美国80%以上的黑人完成了“城市化”进程。

但黑人大规模迁入城市也带来严重问题：贫民区不断扩大，犯罪率飙升，城市贫富差距恶化。因此出现白人迁离(White Flight)现象，即白人从城市中心迁往郊区。而随着白人的离开，工作机会、城市税收开始锐减，城市的公共服务开始力不从心，于是便出现了底特律困境。

当城市丧失公共服务功能后，经济地位更差的黑人也不得不向郊区迁居，于是出现第二波黑人向郊区迁居的势头，而白人则从郊区迁往更远的远郊区，这正是美国城市区当下愈演愈烈的去中心化和郊区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弗格森骚乱。美国最易爆发族裔冲突的往往是黑人或拉丁裔居民占多数的城市，例如弗格森(黑人占67%)、底特律(黑人占82.69%)、新奥尔良(黑人占60.2%)；而黑人或拉丁裔是少数族裔的城市往往很少爆发类似冲突，例如旧金山(黑人占6.1%)、波士顿(黑人占24.4%)。

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这是因为，当更为贫困的黑人是少数族裔时，他们可以搭乘城市公共服务的顺风车；但当他们成为多数族裔，搭车人数超过买票人数，城市公共服务开始崩塌，犯罪率升高，族裔冲突反而加剧。

因此，更加值得追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黑人必然贫困？这就涉及到美国族裔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了。

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差距达2.7414万美元，比40年前扩大了42%。这意味着，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黑人的政治地位、平权保护以及各种政策福利都得到长足进步，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而非缩小。

更令人担心的是，如今的美国除了贫困人口之外，还增加了更加贫困的拉丁族裔。统计显示，黑人周平均薪酬是白人的65%，而拉丁裔仅为白人的61%。而拉丁裔人口的扩张速度远超黑人，这将在美国制造一个更加庞大的贫困族裔群体。

笔者曾两度在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小城短暂生活，对美国族裔间的不信任有着深刻个人体会。纽黑文的犯罪率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比美国97%的城市更加不安全。这里面就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1970年，白人占总人口的69.6%，而如今降至31.8%。2013年纽黑文发生20起杀人案，67起枪击案，犯人和受害者几乎全是黑人。

在和美国教授和学生的交流中，他们对美国一流大学被黑人区困扰头痛不已。美国名校如芝加哥大学、加州伯克利、杜克大学等都被黑人犯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因为大学没法像居民一样搬走，也无法阻止少数族裔迁居过来，因此成了哑巴吃黄连的冤大头。

大学搬不走，但居民可以搬走，因此族裔收入差异已导致美国开始出现变相的“种族隔离”现实，这将加剧美国族裔间的不信任和冲突，也使得族裔融合和经济地缘你争我夺变得更加困难。

海外聚焦

近百亿美元收购Cubist 默克强势进军抗生素领域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制药巨头默克(Merck & Co Inc)本周宣布收购抗生素生产商Cubist，涵盖债务在内，这笔收购的规模将达95亿美元。受此消息影响，Cubist股价在9日大涨35%，今年以来累计涨幅接近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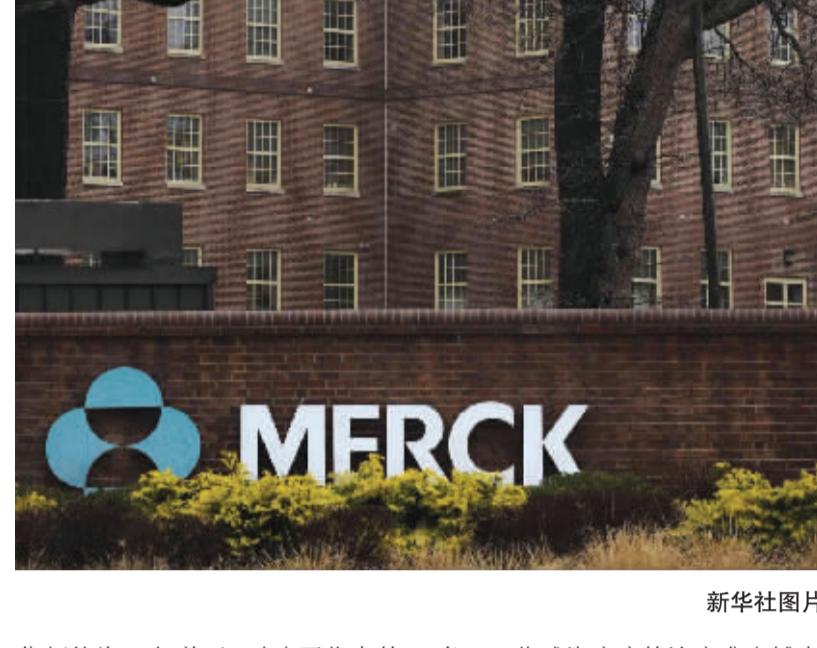
业内人士认为，默克大手笔投资Cubist，显示出大型制药企业正重新将注意力转向抗生素领域。由于回报率低，此前很多药企都削减对抗生素的研发开支。但权威机构日前警告称，耐药性“超级病菌”的出现可能令普通感染成为致命威胁，重新点燃了药企投入抗生素领域的热情。

收购现大幅溢价

根据交易协议，默克将以每股102美元的现金收购Cubist，较后者上周五收盘价高出37%，总值达到84亿美元。此外默克还将负担Cubist的11亿美元债务，从而使交易总额达到95亿美元。预计交易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完成。

作为交换，默克将获得Cubist的大量抗生素新产品，一跃成为抗生素领域的领军企业。默克CEO弗雷泽表示，Cubist是全球抗生素领域的领军者，已建立起强大的在售和后期试验阶段药品组合。他还指出，目前在抗生素领域存在“大量未满足的需求”。

Cubist创立于1992年，其主打产品达托霉素(Cubicin)于2003年上市，主要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严重皮肤感染。该产品年销



新华社图片

售额约为10亿美元，对公司收入的贡献率高达80%。今年第三季度，在达托霉素的强劲销售带动下，Cubist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

两年前，考虑到达托霉素专利期临近，Cubist宣布颇具雄心的新药研发计划，准备在2017年之前推出四款新产品，并推动公司收入翻番。今年6月，Cubist的治疗皮肤感染新药物Sivextro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许可。该公司另

一款用于治疗复杂性尿路和腹腔内感染的新药Zerbaxa也有望于12月21日获批。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巴特预计Zerbaxa将带来最高15亿美元的年销售收入。

由于抗生素耐药性细菌越来越

近百亿美元收购Cubist

默克强势进军抗生素领域

对有效，使得新抗生素的研发变得非常尴尬，使得很多制药商都削减了抗生素领域的投资。

但近期耐药性细菌的广泛出现，令抗生素再度回到视野。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曾表示，即便是现有的最强力的抗生素也无法阻止“超级病菌”的传播，这种病菌的蔓延已经对现代药物构成威胁。该组织警告称，“后抗生素时代”到来，普通感染也可能成为致命威胁。

另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P)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目前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200万人因为感染“超级病菌”而患病，其中至少2.3万人因此丧生。

英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称，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到2050年全球每年将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性病菌感染，数量将超过目前癌症的死亡人数。目前全球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耐药性病菌感染，全世界急需采取行动，抵御日益严峻的耐药性病菌传播问题。

上述研究是由前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公布的。今年7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下，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起了一项针对抗生素危机的全球审查，并任命奥尼尔作为审查的负责人，希望从市场和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据奥尼尔预计，到2050年，全球各国治疗耐药性感染的成本会上升至100万亿美元，而且这个估算也可能“太保守”，由于死亡人数可能大幅增加，其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失肯定被低估了。

抗生素危机点燃药企热情

面对日趋严峻的“抗菌”形势，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新抗生素的研发。美国于2012年7月通过了《鼓励开发抗生素法案》(GAIN)，根据规定，符合标准的抗生素药物将获得额外五年的专利保护期，从而使专利保护时期的期限长达10年，以帮助开发者收回投资。

美国感染性疾病协会(IDSA)也已与数十家医疗和病人权益团体合作发起倡议，目标是到2020年争取10只新的全身性抗生素产品获批。

在此背景下，默克被高价收购就显得并不令人意外了。事实上，随着市场需求和机遇的增加，大型药企已经开始重新回归抗生素领域。

今年10月，阿特维斯(Acavatis)斥资6.75亿美元收购抗生素生产商Durata制药，并宣布将扩大感染疾病的业务。而在被默克收购前，Cubist曾以16亿美元相继收购了抗生素制药商Optimer和Trius。

此外，罗氏控股(Roche Holding AG)、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和赛诺菲(Sanofi SA)等制药巨头也都承诺增加对抗生素研发的投资，或缔结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新抗生素，以对抗超级病菌。

行业分析师表示，新的监管环境和市场需求激励抗生素市场日趋活跃。面对“后抗生素时代”的到来，制药企业已准备好力挽狂澜。

金融城传真

大宗商品伤不起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虽然从业绩上讲，俄国富豪列夫·托尔斯泰从来都不是一个出色的投资者，但金融城对他的很多言论仍保持足够的敬意。比如托尔斯泰在巨著《安娜·卡列尼娜》里写道：“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句话里如果把“家庭”这个主语换成大宗商品市场也同样适用。

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大宗商品市场都经历了幸福的“超级周期”，但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后，不同的市场表现分化，而现在，又出现了令人堪忧的一熊一窝的景象。基准大宗商品指数、标普高盛商品指数6月份以来下跌了超过20%，这使得过去5个月成为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宗商品价格最为低迷的时期。当然，这种集体性低迷固然有美元走高这样共性的因素，但不同种类的惨淡也是各有各的原因。

过去半年，原油价格下跌了将近四成，其跌幅之猛，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次石油萧条。和别的大宗商品比起来，原油的供需基本不大，闲置产能相对紧张。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也并没有封存产能的意思，上月底欧佩克12个成员国代表在维也纳举行



到了5个小时会议之后，决定不会为保国际原油价格而削减石油产量。这一决定暴露出欧佩克内部的分歧，因为尼日利亚和伊朗赞成大幅减产，但沙特不愿意继续扮演平衡市场的传统角色，除非欧佩克全体成员国一起减产。

随着油价的不断探底，各种阴谋论接连出现，今天说美国联手产油国拖垮俄国经济，明天传中东石油土豪要低价扼杀页岩气革命，当然这两者都指向一个事实：随着非欧佩克国家产能的不断扩大，传统产油国的市场份额能力在逐渐削弱。

原油的问题出在供应上，而价格跌

到5年来低位的铁矿石则受到供需两方面的挤压。澳大利亚的麦格理银行称“铁矿石市场正处于大宗商品近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折阶段”，矿石生产商将挖掘机当印钞机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主导全球铁矿石市场的三大生产商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总计已将产量在过去三年里将总产能提升了将近两成，并计划在未来三年里保持同样的增幅。然而一批投产的新项目来得显然不是时候，因为正赶上需求方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由于市场上交易的铁矿石有三分之二最终被运往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国的房地产繁荣使得从巴西到澳大利亚都随之受益，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放缓，铁矿石也重新回归买方市场——也是10多年前的常态。

和金属原油比起来，本来农产品的防御性要更强一些，但玉米也提前遭遇了寒冬。年初时市场担心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并没有出现，一个大丰收的年景将问题留给了金融城的期货交易员们。当然，对于农民来说波动相对小得多的现货市场不是问题，他们和石油工人、矿工一样更多的是操心这个圣诞节怎么过。

随着油价的不断探底，各种阴谋论接连出现，今天说美国联手产油国拖垮俄国经济，明天传中东石油土豪要低价扼杀页岩气革命，当然这两者都指向一个事实：随着非欧佩克国家产能的不断扩大，传统产油国的市场份额能力在逐渐削弱。

此外，与煤、天然气不同，原油并不与可再生能源发生直接竞争，因为可再生能源主要用于发电，而原油用于发电的比率很低。虽然原油价格下跌会带动天然气价格下滑，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近年来也迅速下降。过去5年，美国风能发电的价格下降超过50%，而与2010年相比，美国目前太阳能板的价格下跌了60%，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今年发布的《新气候经济报告》预测，太阳能发电的价格到2014年至2015年预计将降至与化石能源相当的水平。

海外选粹

新石油经济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正式章程表明，该组织的目标是“稳定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不过，欧佩克近年来的表现差强人意，自今年6月以来，每桶油价已从115美元直落至70美元左右。

油价出现近四成的暴跌一定程度上归罪于世界经济低迷，从而导致石油消费量低于市场预期，另一方面，暴跌也归罪于欧佩克组织本身，因其产量超过市场预期，而罪魁祸首则非美国北达科他州及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商莫属。

过去四年，当国际油价一直保持在每桶110美元上下时，这些美国石油商便开始从一度被看作无以为继的页岩层中开采石油。他们疯狂地钻井，自2010年以来或已钻探了2万口新井。

欧佩克总产量相当于中东著名产油大国沙特的十倍以上，并推动美国石油产量位居全球第三，日均产量几乎近900万桶，这一数字仅比沙特少100万桶。而美国页岩油商

与沙特酋长们展开的开采竞赛直接导致全球石油短缺变为过剩。

低廉的油价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无异于一剂强心针，40美元的油价跌幅令广大石油消费者受益匪浅，而诸如印度、日本及土耳其等石油进口大国也大享低价盛宴，全球生产总值则将随之抬升。

未来，油价的下跌还会进一步降低本已处于低位的通胀率，并有可能鼓励各国央行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美联储将提高利率的时间延后，欧洲央行则采取更为大胆的举措，即通过购买主权国家债券抵御通缩。

当然，低油价面前也不乏赢家。石油生产国便开始走向破产。尽管页岩油气产量在全球石油消费总量中占比不高，页岩油生产商仍不失为中东边际石油生产商真正的竞争对手。石油与金融

比如，本周经历了本币卢布暴跌的俄罗斯经济前景将一片黯淡，尼日利亚则因油价大跌已被迫提高利率，其本币也大幅贬值，委内瑞拉有可能面临债务违约，而债务违约或油价暴跌的幅度和速度都令国际金融市场手足失措。

但低油价对于整体经济的积极影响也毋庸置疑，只不过积极影响的程度还需取决于油价所维持的时间，这也是欧佩克与页岩商争论的焦点议题。一方面，欧佩克一些成员国希望削减石油产量以期推动油价回升，另一方面，以沙特为代表的成员国基于1970年代的经验教训，主张多管齐下，从长计议来解决油价低迷问题。比如由当前油价处于低位，以倒逼高成本油商退出，这些国家认为，此举很快会导致石油供应量不足，最终促使油价回升。

过去四年，当国际油价一直保持在每桶110美元上下时，这些美国石油商便开始从一度被看作无以为继的页岩层中开采石油。他们疯狂地钻井，自2010年以来或已钻探了2万口新井。

欧佩克总产量相当于中东著名产油大国沙特的十倍以上，并推动美国石油产量位居全球第三，日均产量几乎近900万桶，这一数字仅比沙特少100万桶。而美国页岩油商

与沙特酋长们展开的开采竞赛直接导致全球石油短缺变为过剩。

低廉的油价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无异于一剂强心针，40美元的油价跌幅令广大石油消费者受益匪浅，而诸如印度、日本及土耳其等石油进口大国也大享低价盛宴，全球生产总值则将随之抬升。

未来，油价的下跌还会进一步降低本已处于低位的通胀率，并有可能鼓励各国央行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美联储将提高利率的时间延后，欧洲央行则采取更为大胆的举措，即通过购买主权国家债券抵御通缩。

当然，低油价面前也不乏赢家。石油生产国便首当其冲，那些财政预算高度依赖于高油价的生产国麻烦则更大。

华尔街夜话

油价下跌对美可再生能源影响有限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9日，美国太阳能协会与绿色技术媒体公司联合发布《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太阳能市场透视报告》(后简称《太阳能三季度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太阳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第三季度新增装机容量1354兆瓦，同比增长41%，为历史上第二大季度增幅。

就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前一天，全球油价也跌至5年来新低，纽约商品交易所2015年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每桶63.05美元，2015年1月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66.19美元。而且有预测认为未来一年，油价可能都会保持如此低位。

通常而言，当原油价格处于高位时，消费者寻求替代能源的积极性就会高涨，从而刺激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和发展；而当原油价格下跌或者保持低位时，消费者追求替代能源的积极性下降，可再生能源的吸引力随之减弱，相关领域的投资、发展速度都会放慢。

但是，当前美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势头却没有因油价下跌而受到抑

制，而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和未来价格走势等因素来看，此轮油价下跌对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冲击可能非常有限。

首先，驱动可再生能源的动力不单纯来自市场，美国太阳能协会首席执行官罗恩·雷施在分析近几年美国太阳能快速发展的原因时表示，公共政策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根据美国目前实施的《联邦可再生能源发电税收减免法》，到2016年12月31日，投资太阳能可享受